

中國歷史演義全集

民國演義

蔡東帆 著

關於「民國演義」

李 敖

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是辛亥年陰曆十一月十三日就職的，陽曆正是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，這一天，中華民國正式成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清朝結束並不在同一天，清朝結束是辛亥年陰曆十二月二十五日，陽曆是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，前後相差四十三天。

這四十三天中，南方北方之間達成一項重要的認同，就是民族觀點的博大化。二月十二日，清朝主政者的遜位詔書裏，表明「總期人民安堵，海內乂安，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領土，為一大中華民國」的觀點；三天後，二月十五日，臨時大總統祭明太祖陵，在對這個「驅逐胡元」的漢族皇帝的祭文中，表明「五大民族，一體無猜」的觀點；三天後，二月十八日，又發表「孫大總統布告天下電」，表明「合漢滿蒙回藏為一家，相與和衷共濟」的觀點。這些觀點，都是很博大的。清朝主政者開始「人心思『漢』」和民國主政者停止「人心不『滿』」，停止「驅逐韃虜」

的時間性政治性號召，大家以博大觀點示人以廣，這是民國成立的第一進步。

清朝遺老繆荃孫，在他「藝風堂文漫存」卷四裏，提到辛亥革命說：「亂起一隅，多方響應。如狂飆之亂捲，如野燎之四起。甫及四月，遂移國祚。稽之史冊，亡國未有若此之易者！」

不錯，「亡國未有若此之易者」，但是國「亡」了，舊政權和新政權之間，竟能以「優待條件」達成博大觀點的和平解決，這真是中國人的政治技術！

中國人的政治技術，千百年來，一直表現在帝制王朝裏，民國來了，對中國人是一種難乎為繼的新經驗、新試驗、新考驗。中國的先知告訴中國人——「革命尚未成功」，中國的前途，還須要順天應人的革命！

冀野序

在通常的狀況，我們對於「最近的」往往比較「稍遠的」感覺興趣些。因此現代史，或近百年史，在學校裏成了專門的課程。史學雖然注重疏通知遠；但知古而不知今，是無益於史識的。最近的史事容易盡量地探討，得着詳明的實情；而最近的人物有的至今還存在。於是要找這樣作史者便很困難，至少要具備下列條件：

(一) 與此中人物無關，而能知其人的行實與立品。(二) 與此中事件無關，而能詳知其本末與原委。(三) 秉着至公，毫無偏袒與顧忌地寫出來。(四) 依據真理，察明因果，勇敢而正確的批判出來。

蔡先生可算適當的人選了。他完成了十部歷史演義以後，終於寫到民國時期了。民國的產生，一方面，受世界的影響，所以延亂至今。又是受前代的影響，以晚清為因，民國便是果；以世界的民治學說為因，共和國體便是果；歷史的偉大性，

我們真不可忽略的呵。在讀完十部演義的時候，我知道大家是必需的來讀這部蔡先生的民國演義。

民國永遠向前的進展，這部演義也繼續的向前敘述着。姑分為幾個階段，使大家有相當的認識。我們知道每一階段，有一個或幾個中心人物，而這種人物都是轉移一時風氣的，一段的事實，便從這幾位手中輕輕的施展出來，其得失是非，有非一時所能論定的。作者在敘述中雖具有暗示性，但真實的事實展開在讀者之前，這是最平允不過的，也是史家應具的精神呢。

作者自己申述他的意見道：「回憶辛亥革命，全國人心方以為推翻清室，永除專制，此後得享共和之幸福；而不意狐狸埋狐搨，迄未有成。袁氏以牢籠全國之才智，而德不足以濟之。醉心帝制，終歸失敗；且反釀成軍閥干政之漸，貽禍國是。黎馮相繼，迭被是禍，以次下野。東海承之，處積重難返之秋，當南北分爭之深；各

是其是，各非其非。豈其相煎，迄無寧歲，是豈不可以已乎？所幸臨時約法，絕而復蘇，人民之言論自由，著作自由，尚得蒙約法上之保障。草茅下士，就見聞之所及，援筆直陳，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，此則猶受共和之賜，而我民國之不絕如縷，未始非賴是保存也。竊不自揣，謹據民國紀元以來之事實，依次演述。分回編纂，借說部之體裁，寫當代之狀況。語皆有本，不敢虛誣；筆端如刀，但憑公理。」這是何等光明的態度。

其次要說到史料之源。現代史料，與新聞學有莫大的關源。海西的 Journalism，是專門的學科，實則史學的分支，禮記喪服小記：「報葬者報虞。」注：「報讀為赴，急疾之義。」此用為急報之意之始。現在叫做「報紙」的，正取此義。報紙的解釋很多，有以報紙作用為基礎而下定義的，有從法律上所規定報紙之性質而下定義的，有從報紙之形式上與作用上之觀察而下定義的。戈公振氏綜合各說而下定

義，曰：「報紙者，報告新聞，掲載評論，定期為公眾而刊行者也。」現代的報紙，以馬六甲 Malacca 的察世俗每月週報為最早，在民國前九十七年，即嘉慶二十年的事。原為外人所創。官報本無民意可言，外人辦報又是代表他們的意思。真正的民報，是同治十二年，漢口出版的昭文新報最早。同治十三年，上海出版了滙報，香港出版的循環日報。光緒二年，上海出版新報，十二年，廣州出版廣報，這四種報紙是開報的新記錄。到了民國成立後，黨爭歲不絕書，凡不欲牽入政治漩渦的報紙，漸趨向營業方面，報紙本身才有獨立性。當代的新聞學家，分報紙為四時期：

（一）官報獨占時期，（二）外報創始時期，（三）民報勃興時期，（四）報紙營業時期。報紙愈發達，史料愈豐富。治現代史的人，不閱報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。然而歷史家與新聞是兩事。報紙自有其編製的技術，史家只用他的材料，試以這部演義敘述的方法與報紙相比勘，便可知二者的真同了。

蔡東帆自序

治世有是非，濁世無是非。夫濁世亦曷嘗無是非哉？弊在以非為是，以是為非，羣言亂雜，無所適從，而是非遂顛倒而不復明。昔孔子作春秋，孟子距楊墨，筆削謹嚴，辯論詳盡，其足以維持世道者，良非淺鮮，故後世以聖賢稱之。至秦漢以降，專制日甚，文網繁密，下有清議，偶觸忌諱，即罹刑辟，世有明哲，亦何苦自拼生命，與濁世爭論是非乎？故非經一代易姓，從未有董狐直筆，得是是非非之真相，卽憤時者忍無可忍，或託諸歌詠，或演成稗乘，美人香草，聊寫憂思，水滸紅樓，無非假託，明眼人取而閱之，鉤深索隱，煞費苦心，尚未能洞燭靡遺，而一孔之士，固無論已。今日之中華民國，一新舊交替之時代也，舊者未必盡非，而新者亦未必盡是。自紀元以迄於茲，朝三暮四，變幻靡常，忽焉以為是，忽焉以為非，又忽焉而非者又是，是者又非，膠膠擾擾，莫可究詰，繩以是非之正軌，恐南其轅

而北其轍，始終未能達到也。回憶辛亥革命，全國人心，方以為推翻清室，永除專制，此後得享共和之幸福，而不意狐狸埋狐搨，迄未有成，袁氏以牢籠全國之材智，而德不足以濟之，醉心帝制，終歸失敗，且反釀成軍閥干政之漸，貽禍國是。黎馮相繼，迭被是禍，以次下野。東海承之，處積重難返之秋，當南北分爭之際，各是其是，各非其非，豈其相煎，迄無寧歲，是豈不可以已乎？所幸臨時約法，絕而復蘇，人民之言論自由，著作自由，尚得蒙約法上之保障，草茅下士，就見聞之所及，援筆直陳，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，此則猶受共和之賜，而我民國之不絕如縷，未始非賴是保存也。竊不自揣，謹據民國紀元以來之事實，依次演述，分回編纂，借說部之體裁，寫當代之狀況，語皆有本，不敢虛誣，筆端如刀，但憑公理。我以為是者，人以為非，聽之可也，我以為非者，人以為是，聽之亦可也，危言乎危言乎？敢以質諸海內大雅。中華民國十年一月古越東颺自識於臨江書舍。

第五十六回 賄內廷承辦大典 結宮眷入長女官

却說袁世凱既承認爲帝，京城裏面，熱鬧得甚麼相似。當由總統府傳出消息，稱說袁皇帝登極期間，便是民國五年一月一日。那時一班趨炎附勢的官兒，及鬻賤販貴的商人，都伸着項頸，睜着眼珠，希望那升官發財，有名有利，還有一千九百九十三個國民代表，統以爲此番進京，佐成帝業，就使不得封侯拜相，總有一官半職，賞給了他，或另有意外金錢，作爲特賜。於是朝朝花酒，夜夜笙歌，鎮日在八大衛衙中，流連忘返。那知一聲霹靂，震響天空，政府中頒發命令，叫他各歸故里，仍安本業，看官！你想各代表到了京都，已將半月，所得川資，統已向楚館秦樓中，花費了去，而且還有酒債飯債，及各種什物債，滿望將來名利雙收，了清債務，偏偏要他回里，他們統變做妙手空空，連回去的盤費，統是無着，那裏還好償債？大家纔知道了道兒，叫苦不迭，沒奈何籲告同鄉，替他設法。還是楊度、孫毓筠等，脚力稍大，向辦理國民會議局中，支出二萬元款子，分給代表，每人百元，纔得草草摒擋，溜出京城，回鄉過年去了。只所有欠項，始終未曾還清，仍是酒店飯店，及各什物店中的晦氣，這且休表。

且說帝位已定，明令迭頒，一面用壓制法，一面用籠絡法，計匝旬間，除無關帝制外，約有好幾道命令，小子也不勝抄錄。節述如下：

十二月十三日申令，此次改變國體，全出國民公意，如有好亂之徒，造謠煽惑，勾結爲奸，當執法以繩，不少寬貸。

十五日策令，封黎元洪爲武義親王。黎固辭，申令不許。

十六日申令，清室優待條件，永不變更，將來制定憲法，繼續有效（因清室內務府咨照參政院，贊成袁氏稱帝，乃有此令）。

同日申令，特任溥倫爲參政院院長（黎已封王，故改任清宗室溥倫以示羈縻）。

同日申令，關於立法院議員選舉事宜，迅速籌辦，准於來年以內召集。

同日教令，修正政事堂組織令，凡大總統發布之命令，由政事堂奉行，政事堂鈐印，國務卿副署（與清制內閣奉上諭同）。

同日批令，蒙古章嘉、呼圖克圖等，奏請正位，實屬傾誠愛國，深堪嘉尚，著交蒙藏院傳獎。

十八日策令，特任馮國璋爲參謀總長，未到任以前，著唐在禮代理（因馮氏勸進較後，特欲調入京都，免生異志）。

同日申令，舊侶及耆碩數人，均勿稱臣。

同日申令，滿、蒙、回、藏待遇條件，繼續有效。

十九日申令，著政事堂飭法制局將民國元年以來法令，分別存留廢止，悉心修正，呈請施行。

同日批令，代理國務卿陸徵祥等，奏請准設大典籌備處，已悉。

二十日申令，徐世昌、趙爾巽、李經羲、張謇爲嵩山四友，頒給嵩山照影各一幀。

二十一日策令，特封龍濟光、張勳、馮國璋、姜桂題、段芝貴、倪嗣沖、爲一等公，湯薌銘、李純、朱瑞、陸榮廷、趙倜、陳宦、唐繼堯、閻錫山、王占元爲一等侯，張錫鑾、朱家寶、張鳴岐、田文烈、靳雲鵬、楊增新、陸建章、孟恩遠、屈映光、齊耀琳、曹錕、楊善德爲一等伯，朱慶瀾、張廣建、李厚基、劉顯世爲一等子，許世英、戚揚、呂調元、金永、蔡儒楷、段書雲、任可澄、龍建章、王揖唐、沈金鑑、何宗蓮、張懷芝、潘矩楹、龍觀光、陳炳焜、盧永祥爲一等男，李兆珍、王祖同爲二等男。

同日策令，特任陸徵祥爲國務卿，仍兼外交總長。

二十二日策令，追封趙秉鈞爲一等忠襄公，徐寶山爲一等昭勇伯。

同日申令，永遠革除太監等名目，內廷供役，改用女官。

二十三日策令 特封劉冠雄爲二等公，雷震春爲一等伯，陳光遠、米振標、張文生、馬繼增、張敬堯爲一等子，倪毓棻、張作霖、蕭良臣爲二等子，林葆懌、饒懷文、吳金標、王金鏡、鮑貴卿、寶德全、馬聯甲、馬安良、白寶山、崑源、施從濱、黎天才、杜錫鈞、王廷楨、楊飛霞、江朝宗、徐邦傑、李進才、呂公望、馬龍標、吳炳湘爲一等男，吳俊陞、王懷慶、吳慶桐、馮德麟、王純良、李耀漢、馬春發、胡令宣、莫榮新、譚浩明、周駿、劉存厚、葉頌清、張載陽、張子貞、劉祖武、石星川爲二等男，石振聲、何豐林、臧致平、吳鴻昌、王懋賞、唐國謨、方更生、張仁奎、陳德修、殷恭先、周金城、李紹臣、康永勝、常德盛、張殿如、馬福祥、張樹元、李長泰、許蘭洲、朱熙、孔庚、方玉普、馬龍潭、裴其勳、朱福全、隆世儲、方有田、陳樹藩、陸裕光、楊以德爲三等男（又予一二等輕車都尉世職，共七十餘人名不備錄）。這數令頒發出來，朝野注目，統說新天子登基在即，所以有此布置，就是老袁心中，也以爲恩威並濟，內外兼籌，布置得七平八穩，可以任所欲爲了。惟籌備大典處，是籌備登極大典，相傳於十一月初二日，即已密行設立，至十九日始見發表，尙是掩耳盜鈴的計策。起初嚴守秘密，未敢動用國帑，左支右絀，辦理爲難。

當有二姨太黃氏，與三姨太何氏，首先發起擬將家人私蓄撥出若干，作爲籌備處的資本金。統計袁氏妻妾十六人，子十五人，女十四人，每人助一萬元，可得四十五萬圓。他日皇帝登極，各得優先利益，彷彿如前清幕史，先墊款項，稱爲帶肚子一般。袁氏正室于夫人，與次子克文，三女淑順，本未曾贊同帝制。且以爲此等惡習，不應出自帝家，因此不願入股。此外當一致贊成，當下湊集四十二萬圓，開手籌辦，但須覓一親信可靠的人物，充作處長，方免舞弊。這消息傳達出去，即有人運動斯缺，情願承認。看官道是何人，就是皇帝伯伯的愛姪兒，名叫乃寬。

他既與老袁認作叔姪，當然如骨肉至親，無所嫌避，所以出入府中，無論袁氏姬妾，盡得相見。且因他語言柔媚，體態殷勤，容易得人歡心，往來無間，此次卽至二姨太三姨太前，乞求推薦，願先獻番佛十萬尊，作爲孝敬。看官試想！兩位姨太太，只携出了二萬圓，併入優先股，今復得了十萬圓，除二萬外，還有八萬圓好處，那有不允之理？當下滿口承認，卽夕向老袁進言道：「大典籌備處，已有四十餘萬圓湊集，不日可開辦了，但處長一席，總須擇一心腹人，方可勝任。」老袁接口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二姨太便道：「據妾想來，莫如御姪乃寬。」三姨太又道：「他本是同宗，辦事又向來勤謹，真是所舉得人了。」老袁笑道：「卿等慧眼，想必不錯，我便叫他任事罷。」次日，卽召乃寬入內，令爲大典籌備處處長。乃寬自然受

命，拜謝鴻恩，一面復潛向兩姨太處，申鳴謝悃。任事以後，第一件是籌辦皇帝的龍袍。第二件是籌辦后妃的象服；此時京城裏面的綢緞繡貨莊，要算是山東巨宦開設的瑞蚨祥，該肆聞信，料是一場大主顧，忙到籌備處設法運動，兜攬生意。處長袁乃寬親與商議，先將回扣議妥，然後與議龍袍的做法。先是袁皇帝授意乃寬，服制尙紅，大約是火德主政的意思。乃寬便仰承聖意，擬用着赤金線，盤織龍袞，且通體須綴飾明珠，嵌入金鋼鑽，還要一頂平天冠，四週垂旒，每旒約用東珠一串，冠簷須綴飾絕大珍珠，纔見光彩奪目。這兩種代價，由店主人估算起來，差不多要五六十萬圓。乃寬暗想，現在只有四十萬圓，連一件龍袍的價值，還是不敷，如何好再辦別種服飾？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當下與店主人商量，教他墊款包辦，一俟皇帝發極，算清帳目。店主人樂得應允，便雙方訂約，再由店中恭繪袞冕格式，呈入御覽。老袁很是合意，即囑他照式織製。並限於陽曆年終取用，該店奉旨承辦，日夜趕製。

此外一切用品，但把要緊的物件，購辦起來。不到數日，已將四十萬圓用罄。那時籌備處尙未正式批准，急得乃寬沒法，只好再請教二姨太。二姨太究竟女流，一時想不出甚麼法兒，仍囑乃寬代籌。乃寬道：「非請財神爺上臺，這事恐辦不了。」二姨太笑着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去罷。」乃寬退出後，不到兩日，即由

財神爺承認五百萬圓。既而籌備處正式成立，五百萬果然撥到。袁皇帝又密與財神爺商妥，此後一切經費，歸他籌撥，待登位後，願把首揆一席，酬答豐功。財神爺頗也樂允。袁皇帝嘉慰非常，復命將前清三殿，募工修築，也歸袁乃寬一手承辦。乃寬連得美差，感激無地，自不消說。

惟女官令下，一班婦女請願團，也想去攀龍附鳳，顯揚門楣，但一時無門可入，未免望洋興歎，空存這富貴的念頭。獨有安女士靜生，本是請願團的領袖，更兼腹中有點文墨，口才又很過得去，曾充某女校校長，聞到此令，不禁大喜道：「佳運來了。新朝挑選女官長，舍我其誰？」於是淡掃蛾眉，往朝至尊，名刺上鐫入婦女請願團長，及某女校校長頭銜，呈遞進去。適袁皇帝辦公無暇，令諸皇妃招待。那安女士不慌不忙，從容步入，見了各位皇妃，請安跪拜，無不如儀，諸皇妃雖備選六宮，究竟還是候補資格，未曾經過這般恭維，此時見安女士巧言令色，般般可人，遂格外謙恭，待以客禮。安女士固辭未獲，勉強旁坐，彼問此答，真個舌上生蓮，令人愛羨。漸漸說到女官一事，安女士據實稟陳，竟效毛遂自薦。諸皇妃道：「這事須經過審斷，我等未敢作主，但得宸衷首肯，似汝才調，當然可作女官長，何患不成？」安女士道：「天下未必無才女，如臣妾的菲材，恐未必上邀睿賞哩。」諸皇妃道：「且待稟明後，再行通報。」安女士拜謝而退。

次日又去進謁，諸皇妃歡迎如昨，且與語道：「昨夜已替你稟陳，御意擬召你接談，方可酌奪施行。」安女士道：「何時得蒙召見？」諸皇妃道：「便在今夕，我等當爲介紹人，不過須略待時刻，請少安毋躁便了。」安女士重復拜謝。待至天晚，竟蒙諸皇妃賜給晚餐。餐畢，又過了兩句鐘，老袁纔入室休息，諸妃即帶着女士晉謁老袁，安女士三跪九叩，從容盡禮。老袁問了數聲，應對無不稱旨，便面諭道：「你可出外待命罷。」越日，即密令心腹，調查安女士履歷，所有請願團長及某校長的頭銜，的確無訛，並且都中人士，有口皆碑，遂據實稟覆。老袁尚在遲疑，又經諸姬妾從旁慫恿，乃特選入宮，命爲侍從女官長。這安女士得充是選，即日入內，提起全副精神，趨承意旨，除袁皇帝外，無論皇后妃嬪，及皇子公主等，一入安女士眼中，便能識他心性，揣摩迎合，靡不中轍；因此入值府中，上和下睦，差不多如家人婦子一般。袁皇帝即命他招選女官，定額一百二十人。安女士仗着才能，即恭擬招繼女官章程，進呈睿鑒，當蒙批准，因將章程宣布，釐分八條，臚列如左：

(一) 須身家清白，及品誼純正。(二) 年齡在十四歲以上，二十五歲以下。(三) 略具姿色，又體質健全，無其他暗疾者。(四) 未出室及未受聘之閨女。(五) 或孀婦而未經生育者。(六) 無煙酒賭博諸嗜好。(七) 三年後即開放出宮，其有願留者聽。(八) 三年期滿後，由女官長奏請皇上，擇尤優獎。